

【編者按】近年香港政局風雲詭譎，在連場風波中，最令人憂慮的莫過於「港獨」歪風肆虐。激進分離主義分子早已不甘於單單在示威遊行中揮動幾面「龍獅旗」，他們「勇武」衝擊，發起「暴動」，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他們同時騎劫「本土」，鼓吹所謂「公投自決」，視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為無物。近日還有人公然聲稱以「香港獨立建國」為宗旨成立政黨。《大公報》由今日起推出專題，透過一系列專家學者的訪問，揭露「港獨」激進分子的歪理，正本清源，激濁揚清。

正本清「獨」>>>

劉業強 批激進派破壞社會安穩 保家衛國才是「真本土」

「本土派」近期透過所謂「勇武抗爭」，甚至以「反中」為號召，逐步走向危險的「港獨」之路，情況令人憂慮。代表新界原居民的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激進政團乘亂「騎劫本土」、鼓吹「港獨」，對香港有害無益，批評他們只是「選擇性本土」。他坦言，新界原居民數百年來扎根香港，致力保留傳統之餘，更曾肩負保家衛國的使命，他們才是最有資格稱得上「真本土」。

大公報記者 戴正言



▲劉業強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激進政團只是「選擇性本土」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前年的「佔中」儼如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不僅挑動起市民的違法意識，更令激進分子的主張「沒有最激，只有更激」。上任鄉議局主席大半年的劉業強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過去一段時間，本港政治紛爭在「本土」思潮的抬頭下，暴力手段愈演愈烈，有人更藉此混亂局面鼓吹「港獨」，企圖將香港和中國割裂，嚴重影響及破壞香港民生及經濟環境。

大眾應發聲制止「港獨」

激進分離勢力在大年初一發動旺角暴亂，多個暴徒縱火、投磚、襲擊警察，社會各界事後紛紛作出譴責，鄉議局亦曾發起「反暴力擄警隊」行動，近6000人參加。劉業強說，若情況不嚴峻，不會有那麼多鄉民走出來表態：「新界人過往較少參與政治活動，但這次看到長久下去，「港獨」會帶給香港災難性的破壞，所以不能不出聲。」他直言，「港獨」明顯違反基本法，估計部分激進年輕人可能因一時衝動，未必清楚了解宣揚「港獨」對社會的傷害及相關法律責任，認為社會大眾應多加勸阻。

對於激進分子挾「本土」二字作政治動員，劉業強說，現時香港出現這一撮「本土」、「港獨」鼓吹者，顯然是想「脫中」，希望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部分人則經常揮舞港英旗，給人感覺想「回歸」英國，質疑他們整天將「本土」兩個字掛在口邊，但連「本土」的真正意思亦搞不清，是在混淆和騎劫「本土」這一用語。

劉業強又說，所謂的「本土派」其實只是「選擇性本土」，只新界原居民仍保留不少本土語言，包括大埔汀角村的汀角村話，認為「本土派」若要維護本土，更應該尊重傳統，去拯救和學習這些鄉村語言。

「本土」一詞蘊含愛家愛鄉

劉業強坦言，新界人對「本土」兩個字特別有感情，坦言「要講本土，全香港哪有人夠資格與新界原居民講。」他說，新界原居民早於十幾

代、幾百年前就在各鄉各村落地生根，至今還保留不少古老傳統，而每個宗族都有一本族譜，可以逐頁翻查家族歷史，「在這塊土地上追本溯源，這才叫「本土」」。

在劉業強眼中，「本土」一詞背後蘊含着一份愛家愛鄉的情感。他認為，老一代的新界人孕育出來的本土意識，主要是針對英國殖民主義，因一百多年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令香港從中國割讓出去，並推行殖民統治，因此當時新界人更加產生一種強烈保護傳統、「抗英」的心結，這都是源於保家衛國的精神」。到了日本侵華，香港淪陷，新界原居民努力保衛家園，部分人更投身東江縱隊，甚至內地部隊，共赴國難。

鄉議局加強與青年溝通

劉業強說，這種同仇敵愾、保家衛國之心，才是真正的本土精神；反觀現在的「本土」激進分子，一直在「反中」，排斥內地居民、驅趕內地遊客，打擊香港零售經濟，但這樣做對他們本身並無得益。他坦言，現時香港與祖國的關係根本無法割裂，兩地社會、民生、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他說，鄉議局今後會考慮舉辦更多活動，加強與年輕人的溝通接觸，讓他們了解和認識真正的本土精神與傳統。



▲劉業強表示，鄉議局會繼續吸納年輕專才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倡政府納新界力量入架構

現時新界人口超過370萬，佔全港人口逾一半，當中有超過70萬人是新界原居民。服務鄉議局近10年的劉業強認為，新界人乃愛國愛港的堅實力量，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建議政府應該就未來多項新界大型發展項目，多關注新界人和鄉民的意見，而鄉議局今後亦會繼續吸納年輕專才，為建設新界和本港社會注入活力。

近年不少市民都盼望社會能夠起直追，致力發展經濟民生，奈何本港卻被一層「港獨」迷霧所籠罩。劉業強認為，為抵抗激進分子的「港獨」意識，讓香港政治生態和社會秩序重回正軌，特區政府有必要積極扶持鄉民的愛國勢力：「在這關鍵時刻，大家應凝聚力量，繼續支持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令香港重歸過去那樣，理性、和平地去面對問題、協商解決問題。」

劉業強說，政府未來有多項重要大型發展項目都與新界有關，包括蓮塘口岸落成、大嶼山發展計劃、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新界人有義務作出貢獻，建議政府除了在地區層面諮詢意見外，亦可支持及鼓勵新界力量進入政府諮詢架構。

鄉議局成立至今已逾90年歷史，一向予人傳統之感。自2007年起已加入鄉議局的劉業強說，鄉議局雖然歷史悠久，但不代表思想守舊，新界亦不乏年輕人才，指在過往前輩們的努力下，大部分新界鄉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改善，新一代原居民與市區人一樣，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培養出各方面專才。他說：「不少鄉紳二代也是留學外國、學有所成的專業人士，若他們願意投身鄉郊事務，鄉議局未來必定能向更專業化、更有幹勁和活力的一面發展。」



▲劉鎮發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坦言，語言保育與分離意識「完全是兩回事」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劉鎮發 批「本土派」藉口製造分化 批語言保育政治化

近年，多個「本土派」組織先後冒起，以激進方式表達訴求，除了令「本土」一詞被摻雜政治意味，亦令本土文化保育一事被模糊焦點。本土語言保育協會會長劉鎮發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坦言，語言保育與分離意識「完全是兩回事」，本港卻有一些組織以捍衛本土語言和文字為名，製造分化的理據，劉鎮發質疑這些人士對本土文化未有深刻認識。

大公報記者 許嘉信

劉鎮發於2008年創立本土語言保育協會，一直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學者及社會人士努力捍衛逐漸被社會遺忘的本土語言。他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說，自己的工作是為了令港人對香港更有歸屬感，明白香港是個文化多元的社會，同時喚起港人的保育意識，亦希望讓市民知道，原來自己身處的地方有不同本土語言存在：「尊重別人有很多種表達方式，接受他人的語言是其中一種，跟講座、排隊等行為一樣，都是文明的表現。」

本土文化不等同分離

然而，「本土」一詞目前被一些團體和人士作為政治主張或口號。劉鎮發直言，保育本土語言跟現時個別人士推崇的「分離思潮」是兩回事，捍衛本土文化不一定牽涉政治議題，更遑論與分離主義扯上關係。他質疑，所謂的「本土派」根本不是捍衛本土文化，而是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人，這是一個不文明的行為：「你不懂尊重別人就做不到文明人，要尊重已有歷史存在，他們想也不想，香港還有什麼本土文化，到底有認識多少。」

劉鎮發認為，世上所有分離組織若要找機會鬧事，都會找到藉口，故意尋找一些「缺口」，顯示自己與他人之分別，例如膚色、宗教等，而香港的有關人士則選擇以語言和文字作為「缺口」，製造分化的理據。他質疑，所謂的「本土派」根本不是捍衛本土文化，而是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人，這是一個不文明的行為：「你不懂尊重別人就做不到文明人，要尊重已有歷史存在，他們想也不想，香港還有什麼本土文化，到底有認識多少。」

在港有祠堂才是「本土人」

在劉鎮發眼中，「本土」組織提倡捍衛粵語

，正正反映他們不認識「本土」文化。他指出，廣州話大概是在1860年後才流入香港，逐漸成為一種主流文化，「嚴格來說，廣州話不算是最符合本土定義的語言」。

那麼港人又有沒有「本土」與「非本土」之分？劉鎮發笑言，在香港有祠堂者，才稱得上是「本土居民」。而「本土人」的根源要追溯至公元964年，即北宋時期，當時開始有人在香港定居，之後發展出「鄧、文、廖、侯、彭」五大家族，聚居於新界一帶，人們講圍頭話、汀角話等「本土語言」。

到了清朝，發生「遷界事件」，規定沿海居民全部內撤50里，持續八年，五大家族只有不足四成人回港繼承祖業。清政府眼見香港地廣人稀，遂在廣東省張貼皇榜，邀請省內人民到香港開墾。約1700年，香港開始有客家人落戶，之後大批人移民到香港，令移民人數在18世紀後期大致與本地人人口相等，香港亦恢復繁榮。直至19世紀，英國人佔據香港，並於1898年登記戶籍，當時有祠堂者，就被視為「原居民」。

分離主義將保育變專制工具

在訪問過程中，凡是觸及到一些政治敏感話題，劉鎮發總會對記者表示「不想談到政治」，似乎盡量將自己的保育工作脫離於現時紛擾的政治氛圍。他強調，捍衛本土文化不等同「排外」，若將文化保育與分離主義扯上關係，很容易會變成文化上的「沙文主義」，成為另一種專制：「譬如我現在將客家話扯上政治，我覺得在新界客家村不講客家話的人很衰，因而發起政治運動，豈不是變成另一種『本土派』？」

客家話曾是港本土語言

隨着時代的巨輪不斷往前推進，一些語言在社會上可能逐漸變得乏人使用、認識，不獲重視，最終可能消失於世上。從事語言保育工作多年的劉鎮發坦言，現今社會之所以出現「語言消亡」，其中一個主因是語言使用者認為自己的語言不重要，他捍衛「本土語言」，正是要改變這種觀念，又認為只要港人重視廣州話，根本不用擔心其地位會被普通話所取代。

本身是客家人的劉鎮發說，客家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仍然未在香港社會中「丟



失」，當時人們會視乎自己身處的地域、面對的人物等因素，而選擇使用何種語言溝通，但自廣州話在19世紀末流入香港之後，逐漸在主流社會、大眾媒體、學校等地方廣泛應用，地位大大提升，不少客家人將廣州話的地位看得很高，「怕講客家話會被人說是「鄉下佬」」，遂改以廣州話跟子孫溝通。此消彼長之下，客家話等一眾本土語言成為弱勢。

劉鎮發指出，語言消亡的原因主要有三：天災、種族滅絕、自願放棄，而客家話等弱勢語言隨時被消亡，正是因為人們自願放棄他們的語言，「現在沒有人在家裏講客家話，打開電台、電視聽不到，學校又一句都不講，社會上又沒有人認識」。他又以自己為例，指自己自出生起即學習以客家話與人溝通，到了五歲半入讀小學後才開始接觸廣州話，「我的語言態度好，沒有排斥廣東話，覺得一定要學懂，甚至以懂得講廣東話為榮，要講到跟城市裏的人一樣好，但我回到村裏卻不講廣州話」。

▲劉鎮發於2008年創立本土語言協會，曾舉辦活動向市民介紹本土語言